

V • 用畫筆記錄臺灣民俗

劉興欽繼連載漫畫創作之後，以記憶中的臺灣民俗風情、童玩遊戲為題材，完成了數百幅水墨畫。這些作品刻劃了農業社會鄉村先民的互動互助、描寫當時的衣著用品、居住交通與休閒生活等等。有幾幅長卷花費一年半載完成，成為他晚年的代表作，也圓了他少年時代的畫家之夢。

[下圖]

劉興欽夫婦（劉興欽提供）

[右頁圖]

劉興欽的民俗畫〈魔笛聲響起〉（局部，劉興欽提供）



遠處傳來魔笛聲
嚇得雞豬四處奔
小弟遮著寶貝跑
就怕被閹變女生

二十零五年
劉興欽



豬的記憶

2004年劉興欽旅居美國時，畫了一幅回憶少年時代的作品。他寫下這一句說明：「豬肉好吃，殺豬、賣豬肉的日子卻不好過，那年我只有十三、四歲，即挑起殺豬、賣豬肉的擔子。」畫中穿著學生制服、背著幼童，正在秤豬肉的男孩就是他本人。在這一幅畫中，劉興欽非常寫實地呈現早年臺灣的豬肉攤。木製的攤位簡陋而實用，五花肉、排骨、豬腳和腰子等懸掛迎客，大塊帶蹄的後腿肉平躺在檯面上待沽，它邊上一塊三層肉顯然剛才切開，有一節就是客人剛買的，掛在秤子上正等著計價。

劉興欽回憶賣豬肉的經驗說，當時他年紀雖小，已懂得消費者的心理。當客人比劃或口說所需的豬肉大小時，他往往少切一點，然後在秤完重量以後，隨手再補切一小塊說：「算妳便宜啦，再送妳一些！」難道在秤重的那一刻，精明的主婦不會盯著秤子看嗎？劉興欽帶著幾分得意，揭開當年的手法。原來，他以快動作使秤，站在攤位的另一方很難察覺有落差。事實上，他並沒有欺騙顧客，因為不足的分量事後都補齊了！

從該畫的布局，包括賣者的動作和道具使用、豬肉的分割細節看來，除非曾經身歷其境，否則也無從憑空想像。的確，這就是劉興欽記憶深刻的與豬在一起的生活片段。畫中所描繪的是他就讀芎林初中時，因為學校離家至少要步行六小時，宿舍費用超過家裡的負荷，因而有一陣子借住在芎林堂姐的家。他除了幫堂姐照顧小孩，還得幫忙販賣豬肉維生的堂姐夫殺豬、賣豬肉。

對於生長在鄉村的劉興欽來說，從小與家禽牲畜為伍，從來沒有畏懼排斥。再說他小時候經歷過日本人統治，當時日本人對養豬管制甚嚴，每家還有豬的名冊，且定期抽查，所養的小豬都在耳上做記號，防患私宰。待豬長大後，再廉價向民家買回，配給軍警及相關公務人員。



【右頁上圖】
劉興欽在2000年畫的水墨畫
民俗畫〈牽豬哥〉（劉興欽
提供）

【右頁下圖】
十多歲的劉興欽幫堂姐家賣
豬肉，他用畫來描寫當時他
在豬肉攤做生意的模樣。
（劉興欽提供）



劉興欽的童年生活和豬關係密切，圖為他記憶中的日本警察到家裡抽查豬籍。
(劉興欽提供)

無法分享的村民為了油水想出妙計，以調包方式換取已飼養數月的小豬，再回補小豬並在耳間做記號。被調包的豬集中養在山中隱密之處，待牠們長大後，大家趁著黑夜合力殺豬分食。年小就聰明絕頂的劉興欽，被家人再三警告不可說漏嘴。他也曾經參與大人的集體殺豬活動，幫忙打雜跑腿，也目睹殺豬過程。

談起了養豬日子，劉興欽最津津樂道的則是為了吃豬肉，在日本人面前所演出的「背豬記」。有一天，他聽到警察在鄰家查豬籍，想起家裡多養了一隻小豬，就急忙跑回家。他母親急得滿頭冒汗，妹妹在一旁則嚇得

哇哇大哭。他靈機一動，用背妹妹的包袱巾把小豬背在身上。當警察上門時，他為防堵小豬的呼嚕聲，就放聲大哭，母親在一旁也陪他演戲，直說他看到警察大人就會驚惶，母親這一說，劉興欽聽了就開始下一步行動，一面哭，一面往門外跑。於是，小豬保住了。

劉興欽憶及借住堂姐家時期的殺豬經驗，聽來令人驚心動魄。從抓豬當日清晨，就得守住待宰的豬，一方面防止賣主過度餵食增加重量，一方面要不停驅使豬走動排泄，以減輕秤重。買賣成交後的隔日清晨三點多鐘就準備宰豬。在上場之前，十來歲的劉興欽已經多次在現場觀摩，培養出一身膽。他上陣時相當鎮定……他覺得殺豬本身不算辛苦，倒是處理內臟較麻煩。

借住堂姐家的日子，他可以隨時享受豬肉的滋味，也算是一種辛苦的幸福補償。他記得有一天，堂姐夫跟人玩骰子贏來一些紅蛋，堂姐將賣剩的豬肉和蛋一起用醬油煮，香氣撲鼻，超級美味，當晚的口福讓他

終生難忘。當他到臺北讀師範後，看到同學便當裡有他在堂姐家吃的外表「烏黑光亮」的蛋，才知道那叫做「滷蛋」。

■ 鄉土民俗入畫

劉興欽父親對畫畫出路的了解，僅止於到鄉公所畫地圖或者為寺廟民家畫神像圖。從小對繪畫興趣濃厚的劉興欽，結婚生子之後，更深刻覺悟到從事創作、做專業畫家是一個奢侈的夢想。他只能拼命地工作掙錢，讓一家大小豐衣足食，過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直到1990年代舉家移民美國後，漫畫創作和發明的收入已經讓他足以安享退休日子，而且

劉興欽的民俗畫〈月挑葉子做瑣嘴〉（局部，劉興欽提供）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
系列的〈踩鹹菜〉
(劉興欽提供)

子女都接受很好的教育，生活也不用他煩憂，他決定提起畫筆，把來自故鄉的早期生活景象、民俗風情、地方產業與童玩遊戲等，一一用彩墨呈現。這樣的繪畫動力也讓他的精神獲得美好的寄託。十多年之間完成了三百多幅作品。

〈踩鹹菜〉描寫客家醃漬芥菜的前置作業。農家利用秋末稻子收成後的空檔，在稻田栽種芥菜，當春來時就可收割。收割後，先將之曝曬半天，然後挑回家，一層層地灑鹽並鋪成堆，接著是踩菜，因小孩身體的重量不會讓菜過度受壓，正好讓小孩子在芥菜堆上踩菜，下一個步驟是把菜移到水缸裡發酵，約一個星期後，或曬乾，或直接裝瓶密封，便可取食及用來烹煮。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
系列的〈製草鞋〉
(劉興欽提供)

〈六月天〉是以6月農作收成的梯田農忙景象為主題。有牽牛犁田者、有彎腰播種者、有操作打穀機收割者、有翻土除草者……遠處農家房舍依稀可見，遼闊的山區裡似乎可以聽到吆喝聲在迴盪。

在早期農村生活當中，鞋子是難得的奢侈品，有草鞋穿就足以挑重走遠路。劉興欽憑著對祖父利用農閒做草鞋、貼補家用的印象，完成這幅〈製草鞋〉。光線從木窗投射進屋，成束的稻草倚在牆邊待用，一名婦人正在槌打稻草備料。蓄著山羊鬍的老祖父腰間綁著彎曲的腰木，跨坐在架著木架的長凳上工作，身邊半開的工具箱上有兩件成品，一雙交疊放置，顯然正等著客人取貨，另一雙好像在等候做最後修飾，兩支工具在旁靜待使喚呢！



劉興欽2001年臺灣鄉土民俗
作品系列的〈煮飯〉
(劉興欽提供)

劉興欽小時候被校長形容的「神頭神腦」，也曾用在祖父的草鞋副業。當時，他想不透祖父編草鞋為何做做停停，一問才明白，買草鞋的人家有限，同時也得穿破才會再上門，更何況祖父的手藝好，鞋子比他人做的牢固，換新的頻率自然不高。劉興欽心想，祖父實在不夠聰明。他為了讓祖父生意源源不斷地上門，偷偷地在完工的草鞋上動手腳，只稍割掉一小條網線，很快就幫祖父帶進顧客了。起初，祖父和買者都不明白何以鞋子不像以往耐穿，直到有一天，當祖父要交貨時，劉興欽一句：「等一下，還沒有割……」祖父才恍然大悟，拿起木棍就狠打他一頓：「這種缺德錢也要，你不怕雷公打呀！」從此以後，他謹記著這個教訓，再也不做投機的事。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
系列的〈補鍋〉
(劉興欽提供)

劉興欽九歲就會煮飯。當時他個子小，無法使用灶上的大鍋，只好用一張竹椅墊腳。〈煮飯〉就是回顧這一段童年往事。劉家偌大的廚房有兩口灶，中間由煙囪隔開，一口熄火休作，另一口正在煮食。他跪在灶前的竹椅上吹火筒，助長火勢，母親則在他前方的大鍋前撈取食物。室內的竹製碗櫥、木製飯桌椅都是農業社會的用品。一張小小的灶君神像貼在備用的灶前，膜拜的香枝還未燃盡。在灶的另一側，堆放著大捆的木材，正是劉興欽母親習慣性未雨綢繆的最好寫照。

在劉興欽水墨創作中，有許多已消失或日漸沒落的行業，例如〈街頭磨刀〉、〈路邊補雨傘〉、〈補鍋〉、〈圓環街頭歌手走唱〉、〈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的酒家〉等。另有一系列描寫童玩題材和客家民俗



【上圖】
2008年，劉興欽榮獲客委會「終身貢獻獎」，接受馬英九總統頒獎。

【右圖】
劉興欽在「臺灣風流·漫畫展」會場
（左右頁圖為劉興欽提供）

遊戲之作，包括以竹竿互頂對方肚臍的〈頂臍仔〉、足踩竹蹺的〈騎竹馬〉、〈擲瓦仔標〉、〈抓布粽〉、〈線軸銅罐車〉等，後來在一幅名為〈百子遊戲喜洋洋〉的大畫中，呈現一百名遊戲中的快樂孩童，成為童玩題材的集大成。



【跨頁圖】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系列的〈搬家〉

兒時記憶中的遊戲器具幾乎都是簡陋無比，也多半是就地取材的粗作，但終究是一段自由奔放的歲月。他旅居美國的鄉愁，得以在一張又一張的懷舊作品中獲得解放。

【民俗記事】

隨著時代變遷，生活形態更換，許多民俗行事也逐漸簡化，甚至消失。劉興欽晚年致力於用畫筆記錄民俗。包括他所親身經歷的迎神賽會、民間祭祀和客家曲藝等活動，都一一呈現於他的作品。

【上圖】

劉興欽 拜土地公
(隨媽來拜土地公)

【下圖】

劉興欽 透年無停煞猛做



劉興欽 迎神



劉興欽 酬神廟會費大雞



劉興欽臺灣鄉土風俗畫作品
〈辦桌〉水墨長卷（局部，
藝術家出版社攝）

長卷水墨吃拜拜

2010年，劉興欽憑著記憶，完成一幅〈辦桌〉水墨長卷。「十年一次大拜拜，劉家大開流水席，多年儲蓄吃光光，下次風光再十年。」身為宴客主人的劉家，十年來第一次擺出百桌筵席，將所有的積蓄都拿出來花用。偌大的戶外曬穀埕、路邊蔭涼地方變身為辦桌場所。桌椅大多數是鄉親從家裡搬去借用的，畫中坐著的客人幾乎都是男性。眾婦人則在烹煮的地方幫忙。許多桌子幾乎滿座，菜餚陸續上桌，仍有客人姍姍來遲，他們穿梭在端菜和送碗盤的婦孺中間，神情甚為愉悅。在這熱鬧充滿笑聲的場合裡，主人很體貼地也為乞丐與流浪漢備桌，另外，兒童也有專屬的吃飯地方。

劉興欽的這幅水墨畫，刻劃臺灣光復初期鄉村生活的一面。其中人物的穿著打扮所代表的身分背景也讓人一目了然。畫中有當地居民、有日本人夫妻檔、有剛從中國大陸到臺灣的年輕夫婦；挽著丈夫手臂、穿



〔左頁上圖〕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系列
的〈童玩樂陶陶〉
〔左頁下圖〕
劉興欽臺灣鄉土民俗作品系列
的〈鼎臍仔〉
（左頁圖為劉興欽提供）



【右圖】
劉興欽解說他的臺灣鄉土風俗畫《辦桌》水墨長卷（藝術家出版社攝）

【右頁圖】
劉興欽臺灣鄉土風俗畫作品《辦桌》水墨長卷（局部，藝術家出版社攝）

旗袍、踩著高跟鞋的女性，和跟在蓄八字鬚、持手杖男性後面的梳髻日本婦人，形成有趣的對比，而她們現代化的裝扮，也突顯出周遭身穿開襟衫、布鞋的婦女之樸素無華。

吃拜拜，在早年臺灣鄉村是一件大事。特別是在貧瘠的村落，平日三餐油水有限，大都只有在宗教慶典、祭拜行儀或相關喜事場合才能略得彌補。劉興欽從小喜歡拜拜，主要因為跟隨在拜拜後面的就是吃，最讓他期待。但是家人只是覺得他有慧根，和敬神禮佛也頗有緣，並不知道他最終的目的，更不知道小小年紀的阿欽，從拜拜經驗中已研究出一套偷吃祭品的妙方。比方拜拜用的豬肉，最容易上手的是刀切的邊緣部分，只要用手輕輕拔取，碎肉就脫落，也不容易留下偷食的痕跡。至於雞，因都會用全雞祭拜，若要扒雞肉，困難多多。雞胗和雞肝都可計數，也不好動手。不過，墊在雞身下面的雞血、繞在雞脖子的雞腸，以及擺在雞身旁邊的未成形的蛋……都可以輕鬆下手，偷吃若干也不至於露出破綻。

劉興欽形容自己是連大人都誇讚的「拜拜專家」。通常家裡祭祀



都由父母主導。若是需要外出拜拜，父母無暇，能夠派上場的只有他，他確實也因為手腳靈活、反應敏銳而受到家人重用。他說，只要說得出來的佛祖神明他都拜過。每逢年節，他都會提著母親準備妥當的祭品籃子，前往分散在村內的幾處廟宇拜拜。光復初期，師資缺乏，有些廟祝因為識字且諳客家話就被請去暫代教職，在沒有教學經驗的情況下，



褒忠義民大家拜
供豬供羊不比賽
翻山越嶺也要去
心誠善念最實在
民國百年 劉興欽

就教學生拜拜和「請神」，當時劉興欽是一教就會的天才學生，包括身段和口白都學得入木三分。家外的拜拜事宜由他來做，更顯得恰當不過了。

在諸多拜拜經驗裡，劉興欽所經歷最隆重的一次，是新竹縣新埔鎮枋寮義民廟祭典。該義民廟創於1788年，原本是為了祭祀清朝時「林爽

文之役」犧牲成仁的兩百多位義民的「褒忠亭」，而後因結合祭祀觀音佛祖、土地公和三山國王等神佛而稱為義民廟。每年農曆7月20日的義民節做醮祭典，都有賽豬公、放水燈等活動。

1945年，也就是臺灣光復第一年的新埔義民廟大拜拜，輪到劉興欽家鄉大山背村主祭，也輪到劉家殺豬公。依照流傳下來的習慣，在祭典的前七天，大山背村每家都要派一名童男進駐義民廟跟拜，劉家派「拜拜專家」阿欽前往。臨行前，母親幫他淨身，換上用香薰過的新衫新褲，再耳提面命一番，要他不可亂說話，舉止要有禮數。然後，他就跟著同村的一群孩子，爬山涉水，走了一天一夜到義民廟，隔日展開駐廟跟拜的新鮮生活。頭一天，他緊張萬分，唯恐在參拜中有所錯失，引起神明不悅；他很靈光地去請教執事的人，到了第三天，行禮儀式熟悉了，他精神隨之放輕鬆，恢復了活潑個性，開始社交。

義民廟正式祭典的前一晚，有一項重要活動就是在廟前的河流「放水燈」。據說水燈放得愈遠，家族受的庇佑愈深。劉興欽的父親特別用木頭作了一個大水燈，當眾人準備進行施放前的水燈遊街時，他發現父親預留的插蠟燭用的釘子過粗，蠟燭一插就崩裂，急得他都哭出來；但大家都各忙各的，無人理會。他只好自己想辦法，用熔化的蠟燭做補料，好不容易才把蠟燭安置在燈心的木條上。

到了放水燈時，劉家擔心阿欽年紀小、力道不足，就派長他三歲的堂哥前往相助。堂哥專執放水燈，他唯恐下水弄濕長褲，隨手脫下長褲並交給劉興欽保管，也交待他隨著誦經拿香拜拜。劉興欽在舉香拜拜當刻，覺得手拎褲子對神明不敬，就將之藏放在神桌下面。沒想到堂哥放水燈回來，褲子不翼而飛。堂哥失去有生以來最好的、也是

【跨頁圖】
劉興欽畫的義民廟大拜拜
〈褒忠義〉（劉興欽提供）



劉興欽的民俗畫〈畫糖〉
(劉興欽提供)

僅有的一條長褲，傷心不已；阿欽也被叔叔狠罵一頓。他作夢也沒想到好好的一次拜拜，他千里迢迢代表劉家出席跟拜，最後落得挨罵下場，不知哪兒得罪神明呢！

劉興欽刻畫臺灣民俗風情的水墨長卷代表作除了〈辦桌〉，另一幅2009年間以半年時間畫成的〈臺灣喬遷圖〉卷也十分精采。這幅作品長750公分，寬42.4公分，以臺灣早期鄉村搬家為題材：「能做鄰居慶有緣，搬家全村總動員，多扛少拿沒人管，到了新家吃湯圓。」簡明易懂的題跋，說明了一家喬遷、全村動員的互助景象與和諧氛圍。繞著山徑前進的搬家隊伍，一行浩浩蕩蕩，由肩挑著祖先牌位籬筐的主人帶頭，隨後是帶著老小的家人和親友村民，每個人的手上或背上都有物品。壯



劉興欽的民俗畫〈熱鬧拜拜比人氣〉(劉興欽提供)

丁扛著笨重的床架和床板，有的人搬運廚房的鍋盆和農具，有的牽著牛隻，也有雙人合力抬著豬籠、背著桌椅或大型箱子……。

〈臺灣喬遷圖〉卷中似乎不見婦人在內。原來都到主人的新家幫忙準備食物去了。為了因應大批義務幫忙的人馬，村內的婦人都從家裡帶著廚具碗盤借給喬遷人家使用，也有人會帶去自家醃製的芥菜或筍乾，以供搭配肉類烹煮。當隊伍陸續抵達新家，大夥人便就地用餐，吃甜湯圓，慶賀入厝。這種全村合力的喬遷方式，反映了農業社會的純厚和諧，以及同甘共苦的生存哲學。身為藝術創作者的劉興欽，在旅居國外之際，午夜夢迴，回想起早年故鄉，那曾經雖是荒瘠落伍之地，在人與人交往互動之間，卻存在著深刻而美好的珍味，令他永遠追想懷念。



【左右頁圖】

劉興欽展示〈臺灣喬遷圖〉水墨長卷，以及該圖卷局部、外裝盒子。（藝術家出版社攝）



【歡樂節慶】

農業社會重視各種節慶，也各都有特色鮮明的活動。像中秋、端午、過年等等，透過劉興欽的畫筆，我們可以感受到鄉村民眾迎接各個節慶的情景。

【上圖】

劉興欽 中秋佳節逢下雨

【下圖】

劉興欽 中元節前合力開好路

【右頁上圖】

劉興欽 端午節到全家忙

【右頁下圖】

劉興欽 祥獅挨戶來拜年



中秋佳節逢下雨
有餅有月難歡喜
畫個月亮送阿嬤
嬉嬉歡歡在一起
千零十年 劉興欽



中元節前合力開好路
要請好兄弟來享普渡
鐮刀勇士奮力打前鋒
常披黃蜂整得直喊不
千零十年 劉興欽



端午節到全家忙
供品肉粽滿屋香
爸爸門上插菖蒲
姊弟一起看龍船
千零十年 劉興欽



祥獅挨戶來拜年
祈求平安賺大錢
紅包大小不計較
只要歡樂笑連連
民國九十年元月
劉興欽